

何 其 芳



預 言



文季叢書之十九

文化生活出版社



文生生活出版

九十之書叢季文

言 預

芳 其 何

社 版 出 活 生 化 文

文季叢書之十九

預 言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二月

初 版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十一月

再 版

著 者

何 其 芳

編 輯 者

文 季 社

發 行 人

吳 文 林

發 行 所

文化 生活 出版 社

上海 鈺 鹿 路 一 弄 八 號

重慶 民 國 路 一 四 五 號

漢口 交 通 路 二 十 四 號

定 價 二 元 四 角

版 權 所 有
不 准 翻 印

目錄

卷一

預言	三
季候病	七
脚步	九
概歎	一
歡樂	一
雨天	一五

羅衫	一七
秋天	一九
花環	二一
愛情	二三
祝福	二六
月下	二八
休洗紅	二九
夏夜	三一
贈人	三三
再贈	三五
圓月夜	三七

卷二

柏林	四三
歲暮懷人(一)	四五
歲暮懷人(二)	四八
夢後	五一
病中	五三
夜景(一)	五六
夜景(二)	五八
失眠夜	六一
古城	六三
牆	六七

扇……………六九

風沙日……………七〇

卷三

送葬……………七七

于猶烈先生……………八〇

聲音……………八二

醉吧……………八五

雲……………八八

卷一

(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三年，北平)

預言

這一個心跳的日子終於來臨！

呵，你夜的歎息似的漸近的足音，

我聽得清不是林葉和夜風私語，

麋鹿馳過苔徑的細碎的蹄聲！

告訴我，用你銀鈴的歌聲告訴我，

你是不是預言中的年青的神？

你一定來自那溫郁的南方！

告訴我那里的月色，那里的日光！

告訴我春風是怎樣吹開百花，

燕子是怎樣癡戀着綠楊！

我將合眼睡在你如夢的歌聲里，

那溫暖我似乎記得，又似乎遺忘。

請停下你疲勞的奔波，

進來，這里有虎皮的褥你坐！

讓我燒起每一個秋天拾來的落葉，

聽我低低地唱起我自己的歌！

那歌聲將火光一樣沉鬱又高揚，

火光一樣將我的一生訴說。

不要前行！前面是無邊的森林；

古老的樹現着野獸身上的斑文，

半生半死的藤蟒一樣交纏着，

密葉里漏不下一顆星星。

你將怯怯地不敢放下第二步，

當你聽見了第一步空寥的回聲。

一定要走嗎？請等我和你同行！

我的脚步知道每一條熟悉的路徑，

我可以不停地唱着忘倦的歌，

再給你，再給你手的溫存！

當夜的濃黑遮斷了我們，

你可以不轉眼地望着我的眼睛！

我激動的歌聲你竟不聽，

你的腳竟不爲我的顫抖暫停！

像靜穆的微風飄過這黃昏里，

消失了，消失了你驕傲的足音！

呵，你終於如預言中所說的無語而來，

無語而去了嗎，年青的神？

一九三一年秋天。

季候病

說我是害着病，我不回一聲否。

說是一種刻骨的相思，戀中的徵候。

但是誰的一角輕揚的裙衣，

我鬱鬱的夢魂日夜縈系？

誰的流盼的黑睛像牧女的鈴聲

呼喚着馴服的羊羣，我可憐的心？

不，我是夢着，憶着，懷想着秋天！

九月的晴空是多麼高，多麼圓！

我的靈魂將多麼輕輕地舉起，飛翔，

穿過白露的空氣，如我歎息的目光！

南方的喬木都落下如掌的紅葉，

一徑馬蹄踏破深山的寂默，

或者一灣小溪流着透明的憂愁，

有若漸漸地舒解，又若更深地綢繆……

過了春又到了夏，我在暗暗地憔悴，

迷漠地懷想着，不做聲，也不流淚！

一九三二年。

脚步

你的脚步常低響在我的記憶中，

在我深思的心上踏起甜蜜的悸動，

有如虛閣懸琴，久失去了親切的手指，

黃昏風過，絃絃猶顫着昔日的聲息。

又如白楊的落葉飄在無言的荒郊，

片片互遞的歎息猶是樹上的蕭蕭。

呵，那是江南的秋夜！

深秋正夢得酣熟，

而又清澈，脆薄，如不勝你低抑之脚步！

你是怎樣悄悄地扶上曲折的欄干，
怎樣輕捷地跑來，樓上一燈守着夜寒，
帶着幼稚的歡欣給我一張稿紙，
喊看你的新詞，

那第一夜你知道我寫詩！

慨歎

我是喪失了多少清晨露珠的新鮮？

多少夜星空的靜寂滴下綠陰的樹間？

春與夏的笑語？花與葉的歡欣？

二十年等待唱出的青春的歌聲？

我飲着不幸的愛情給我的苦淚，

日夜等待熟悉的夢來覆着我睡，

不管外面的呼喚草一樣青青蔓延，

手指一樣敲到我緊閉的門前。

如今我悼惜我喪失了的年華，

悼惜它如死在青條上的未開的花。

愛情雖在痛苦里結了紅色的果實，

我知道最易落掉，最難檢拾。

歡 樂

告訴我，歡樂是什麼顏色？

像白鴿的羽翅？
鸚鵡的紅嘴？

歡樂是什麼聲音？
像一聲蘆笛？

還是從稷稷的松聲到潺潺的流水？

是不是可握住的，
如溫情的手？

可看見的，
如亮着愛憐的眼光？

會不會使心靈微微地顫抖，

而且靜靜地流淚，
如同悲傷？

歡樂是怎樣來的？從什麼地方？

螢火蟲一樣飛在朦朧的樹陰？

香氣一樣散自薔薇的花瓣上？

它來時脚上響不響着鈴聲？

對於歡樂，我的心是盲人的目，

但它是不是可愛的，如我的髮辮？

雨天

北方的氣候也變成南方的了；

今年是多雨的夏季。

這如同我心里的氣候的變化；

沒有溫暖，沒有明霽。

是誰第一次窺見我寂寞的淚，

用溫存的手爲我拭去？

是誰竊去了我十九歲的驕傲的心，

而又毫無顧念地遺棄？

呵，我會用淚染濕過你的人，

愛情原如樹葉一樣，

在人忽視里綠了，在忍耐里露出蒼苔，
在被忘記里紅色的花瓣開放。

紅色的花瓣上顫抖着過，成熟的香氣，

這是我日與夜的相思，

而且飄散在這冬雨水的夏季里，

過分地纏綿，更加一點潤濕。

羅衫

我是曾裝飾過你一夏季的羅衫，

如今柔柔地摺疊着，和着幽怨。

襟上留着你嬉遊時雙槳打起的荷香，

袖間是你歡樂時的眼淚，慵困時的口脂，

還有一枝月下錦葵花的影子

是在你合眼時偷偷映到胸前的。

眉眉：當秋天暖暖的陽光照進你房里，

你不打開衣箱，檢點你昔日的衣裳嗎？

我想再聽你的聲音。再向我說

日子又快要漸漸地緩和。

我將忘記快來的是冰與雪的冬天，
永遠不信你甜蜜的聲音是欺騙。

秋 天

震落了清晨滿披着的露珠，

伐木聲丁丁地飄出幽谷。

放下飽食過稻香的鋤刀，

用背篋來裝竹籬間肥碩的瓜果。

秋天棲息在農家里。

向江面的冷霧撒下圓圓的網，

收起青鰻魚似的烏柏葉的影子。

蘆篷上滿載着白霜，

輕輕搖着歸泊的小槳。

秋天游就在漁船上。

草野在蟋蟀聲中更寥闊了。

溪水因枯澗見石更清潤了。

牛背上的笛聲何處去了。

那滿流着夏夜的香與熱的笛孔。

秋天夢寐在牧羊女的眼里。

花環

放在一個小墳上

開落在幽谷里的花最香。

無人記憶的朝露最有光。

我說你是幸福的，小玲玲，

沒有照過影子的小溪最清亮。

你夢過綠藤綠進你窗里，

金色的小花墜落到髮上。

你爲簷雨說出的故事感動，

你愛寂寞，寂寞的星光。

你有珍珠似的少女的淚，
常流着沒有名字的悲傷。

你有美麗得使你憂愁的日子，
你有更美麗的天亡。

愛情

晨光在帶露的石榴花上開放。

正午的日影是遲遲的脚步

在垂楊和菩提樹間遊戲。

當南風無力地

從睡蓮的湖水把夜吹來，

原野更流溢着鬱熱的香氣；

因為常春藤遍地牽延着，

而菟絲子從草根纏上樹尖。

南方的愛情是沉沉地睡着的，

它醒來的撲翅聲也催人入睡。

雷車在無雲的秋空掠過。

獵騎馳騁在荒郊。

夕陽從古代的城闕落下。

風與月色撫摩着搖落的樹。

或者凝着忍耐的甕鈴聲

留滞在長長的乏水草的道路上，

一粒大的白色的殞星

如一滴冷淚流向遼遠的夜。

北方的愛情是警醒着的，

而且有輕蹇的殘忍的脚步。

愛情是很老很老了，但不厭倦，
而且會作嬰孩臉渦里的微笑。
它是傳說里的王子的金冠。
它是田野間的少女的藍布衫。
你呵，你有了愛情
而你又爲它的寒冷哭泣！
燒起落葉與斷枝的火來，
讓我們坐在火光里，爆炸聲里，
讓樹林驚醒了而且微顫地
來竊聽我們靜靜地談說愛情。

祝 福

青色的夜流盪在花陰如一張琴。

香氣是它飄散出的歌吟。

我的懷念正飛着，

一雙紅色的小翅又輕又薄，

但不被網於花香。

新月如半圈金環。那幽光

已夠照亮路途。

飛到你的夢的邊緣，它停佇，

守望你肩影低垂，淺笑浮上嘴唇，

而又微動着，如嘆我的吻的貪心。

當虹色的夢在你黎明的眼里輕碎，

化作亮亮的淚，

它就負着沉重的疲勞和滿意

飛回我的心里。

我的心張開明眸，

給你每日的第一次祝福。

月下

今宵準有銀色的夢了，

如白鴿展開沐浴的雙翅，

如素蓮從水影裏墜下的花瓣，

如從琉璃似的梧桐葉

流到積霜的瓦上的秋聲。

但眉眉，你那里也有這銀色的月波嗎？

卽有，怕也結成玲瓏的冷了。

夢縱如一只順風的船，

能駛到凍結的夜裏去嗎？

休洗紅

寂寞的砧聲散滿寒塘，

澄清的古波如被搗而輕顛。

我慵慵的手臂欲垂下了。

能從這金碧里拾起什麼呢？

春的蹤跡，歡笑的影子，

在羅衣的退色里無聲偷逝。

頻浣洗於日光與風雨，

粉紅的夢不一樣淺退嗎？

我杵我石，冷的秋光來了。
它的足濯在冰樣的水裏，
而又踐履着板橋上的白霜。
我的影子照得打寒噤了。

夏夜

在六月槐花的微風里新沐過了，

你的鬢髮流瀉着涼滑的幽芬。

圓圓的綠陰作我們的天空，

你美目里有明星的微笑。

藕花悄睡在翠葉的夢間，

它淡香的呼吸如流螢的金翅

飛在湖畔，飛在迷離的草際，

撲到你裙衣輕覆着的膝頭。

你柔柔的手臂如繁實的葡萄藤

圍上我的頸，和着紅熟的甜的私語。

你說你聽見了我胸間的顫跳，

如樹根在熱的夏夜里震動泥土？

是的，一株新的奇樹生長在我心里了，

且快在我的唇上開出紅色的花。

贈人

你青春的聲音使我悲哀。

我忌妒它如流水聲睡在綠草里，

如羣星墜落到秋天的湖濱，

更忌妒它產生從你圓滑的嘴唇。

你這顆有成熟的香味的紅色果實

不知將被囓於誰的幸福的嘴。

對於夢里的一枝花，

或者一角衣裳的愛戀是無希望的。

無希望的愛戀是溫柔的。
我害着更溫柔的懷念病，
自從你遺下明珠似的聲音，
觸驚到我憂鬱的思想。

再贈

你裸露的雙臂引起我

想念你家鄉的海水，

那曾浴過你淺油黑的膚色，
和你更黑的髮，更黑的眼珠。

你如花一樣無顧忌地開着，

南方的少女，我替你憂愁，

憂愁着你的驕矜，你的青春，

且管你度着遷謫的歲月。

飄躑在這寒冷的地帶，

你不知憂愁的燕子，

你願意飛入我的夢里嗎，

我夢里也是一片黃色的塵土？

圓月夜

圓月散下銀色的平靜，

浸着青草的根如寒冷的水。

睡蓮從夢里展開它處女的心，

羞澀的花瓣尖如被吻而紅了。

夏夜的花蚊是不寐的，

它的雙翅如黏滿花蜜的黃蜂的足，

竊帶我們的私語去告訴蘆葦。

說呵，是什麼哀怨，什麼寒冷搖撼，

你的心，如林葉顫抖於月光的摩撫，
搖墜了你眼里純潔的珍珠，悲傷的露？

『是的，我哭了，因為今夜這樣美麗！』

你的聲音柔美如天使雪白之手臂，

觸着每秒光陰都成了黃金。

你以為我是一個殘忍的愛人嗎？

若我的胸懷如藍色海波一樣柔媚，

枕你有海藻氣息的頭於我的心脈上。

它的顫跳如魚嘴里吐出的珠沫，

一串銀圈作眠歌之迴旋。

迷人的夢已棲止在你的眉尖。

你的眼如含苞未放的並蒂二月蘭，
蘊藏着神祕的夜之香麝。

你聽見金色的星殞在林間嗎？

是黃熟的槐花離開了解放的枝頭。

你感到一片綠陰壓上你的髮際嗎？

是從密葉間滑下的微風。

玲瓏的闌干的影子已移到我們腳邊了。

你沈默的朱唇期待的是什麼回答？

是無聲的落花一樣的吻？

卷二

(一九三三年到一九三五年，北平)

柏 林

日光在蕨藤樹上的大葉上。

七里蜂巢棲在土地祠里。

我這與影競走者

逐巨大的圓環歸來，

始知時間靜止。

但青草上

何處是追逐蟋蟀的鳴聲的短手膀？

何處是我孩提時遊伴的歡呼

直升上樹梢的藍天？

這巨大的童年的王國

在我帶異鄉塵土的腳下

可悲泣地小。

沙漠中行人以杯水爲珍。

弄舟者愁怨槳外的白浪。

我昔自以爲有一片樂土，

藏之記憶里最幽暗的角隅。

從此始感到成人的寂寞，

更喜歡夢中道路的迷離。

歲暮懷人（一）

驢子的鳴聲吐出

又和淚吞下喉頸，

如破舊的木門的鳴泣，

在我的窗子下。

我說：

溫善的小牲口，

你在何處，丟失了你的睡眠？

飲鴆自盡者擲空杯於地：

起初一聲尖銳的快意劃在心上，

其次哭泣着自己的殘忍；

隨溫柔的淚既盡，

最後是平靜的安息吧。

在書地自獄里我感到痛苦，

但丟失的東西太多，

惦念的痴心也減少了。

我曾在地圖上，

尋找你居住的僻小的縣邑，

猜想那是青石的街道，

低的土牆瓦屋，

一圈古城堞尙未拆毀，

你仍以宏大的聲音

與人恣意談笑，

但不停地揮着斧

雕琢自己的理想……

衰老的陽光漸漸冷了，

北方的夜遂更陰暗，更長。

歲暮懷人（三）

當枯黃的松果落下，

低飛的鳥翅作聲，

你停止了林子裡的獨步，

當水冷魚隱，

塘中飄着你寂寞的鈎絲，

當冬天的白霧封了你的窗子，

長久隱遁在病里，

還掛念你北方的舊居嗎？

在牆壁的陰影里，

在屋角的舊籐椅里，

曾藏蔽過我多少煩憂！

那時我常有煩憂，

你常有溫和的沉默，

破舊的冷布間，

常有壁虎抽動着灰色的腿。

外面是院子。

啄木鳥的聲音枯寂地顫慄地，

從槐樹的枝葉間漏下，漏下，

你問我喜歡那聲音不——

若是現在，我一定說喜歡了。

西風里換了毛的駱駝羣，

舉起足

又輕輕踏下，

街上已有一層薄霜。

夢 後

生怯的手

放一束黃花在我的案上。

那是最易凋謝的花了。

金色的足印散在地上，

生怯的愛情來訪

又去了。

昨夜竹葉滿窗，

寒風中攜手同歸，

談笑於家火之前，

爐火照紅了你的羞澀

（你幸福的羞澀照亮了

我夢中的幽暗。）

輕易送人南去，

車行後月白天高；

今晚翻似送走了我自己。

在這風沙的國土里，

是因爲一個寂寞的記憶嗎，

始知珍愛我自己的足跡。

病中

想這時湖水

正翻着黑色的浪，

風掠過灰瓦的屋頂，

黃瓦的屋頂，

大街上沙土旋轉着

像輪子，遠遠的郊外

一乘驟車在半途停頓，

四野沒有人家……

四個牆壁使我孤獨。

今天我的牆壁更厚了

一層層風，一層層沙。

『今夜北風像波濤聲

搖撼着我們的小屋子

像船。我寂寞的旅伴，

你厭倦了這長長的旅程嗎？

我們是到熱帶去，

那里我們都將變成植物，

你是常春藤

而我是高大的菩提樹。』

黃昏。我輕輕開了

我的燈，開了我的書，

開了我的記憶像錦匣。

夜 景（一）

市聲退落了

像潮水讓出沙灘。

每個灰色的屋頂下

有安睡的靈魂。

最後一乘舊馬車走過。

宮門外有勞苦人

枕着大的涼石板睡了，

半夜醒來踢起同伴，

說是聽見了哭聲，

或遠或近地，

在重門鎖閉的廢宮內，

在棲滿烏鴉的城樓上。

於是更有奇異的回答了，

說是一天黃昏，

曾看見石獅子流出眼淚……

帶着柔和的歎息遠去，

夜風在搖城頭上的衰草。

夜 景（三）

下弦夜的藍霧里。

（假若你不是這城中的陌生客，
會在街上招呼錯人。）

馬蹄聲悽寂欲絕。

在剝落的朱門前，

在半輪黃色的燈光下，

有怯弱的手自啓車門，

放下一只黑影子，

又摸到門上的銅環。

兩聲怯弱的扣響。

（你猜想他是一個浪子，

虛擲了半生歲月，

乃回到衰落的門庭，

或者垂老無歸，

乃遠道投奔他僅存的親人）

又兩聲銅環的扣響

追問門內淒異的沉默。

（猜想他未定的命運吧！）

剝落的朱門開了半扇，

放進那只黑影，又關上了。

（把你關到世界以外了。）
馬蹄聲淒寂遼遠。

（所以黃昏時候

鳥雀就開始飛，

是怕天黑盡了

在樹林找錯了它們的巢。）

失眠夜

正有人從遼遠的夢里回來，

有人夢里也是沙漠，

正躑躅，

邦，
邦，

梆子邁着大步，

在深巷中驚起犬吠，

又自己啞下去。

最後該你夜行車，

來嘆一口長長的氣。

你那樣蠻強又顫抖，

當這時林葉正顫抖於冷露。

病孩在母親的手臂里，

揉揉睡眼哭了。

白髮人的嘆語

驚不醒同座的呼嚕。

車呵，你載着各種不同的夢，

沿途檢拾些上來

又沿途扔下去。

古城

有客從塞外歸來，

說長城像一大隊奔馬

正當舉頸怒號時變成石頭了

（受了誰的魔法，誰的詛咒！）

蹄下的衰草年年抽新芽。

古代單于的靈魂已安睡

在胡沙里，遠戍的白骨也沒有怨嗟……

但長城攔不住胡沙

和着塞外的大漠風

吹來這古城中，

吹湖水成冰，樹木搖落，

搖落浪遊人的心。

深夜踏過白石橋

去摸太液池邊的白石碑。

以後逢人便問人字柳

到底在那兒呢，無人理會。

悲這是故國遂欲走了

又停留。想眼前有一座高樓，

在危闌上凭倚……

墜下地了

黃色的槐花，傷感的淚。

詭譎逆旅的枕頭上

一個幽暗的短夢

使我嘗盡了一生的哀樂。

聽驚怯的夢的門戶遠閉，

留下長長的冷夜凝結在地殼上。

地殼早已僵死了，僅存幾條微顫的動脈，

間或，遠遠的鐵軌的震動。

逃呵，逃到更荒涼的城中，

黃昏上廢圮的城堞遠望，

更加局促於這北方的天地。

說是平地里一聲雷響，

泰山繚上雲霧間的十八盤

也像是絕望的姿勢，絕望的叫喊

（受了誰的詛咒，誰的魔法！）

望不見黃河落日里的船帆！

望不見海上的三神山！

悲世界如此狹小又迷回

這古城。風又吹湖冰成水。

長夏里古柏樹下

又有人圍着桌子喝茶。

牆

軋軋的，水車的歌唱
展開清晨的長途：

灰色的牆使長巷更長，

我將佇足微嘆了。

看籐蘿垂在牆半腰

青青的，像誰遺下的帶子

引我想牆內草場上

日午有圓圓的樹影升騰……

朦朧間覺我是一只蝸牛

爬行在砌隙，迷失了路。

一葉綠陰和着露涼

使我睡去，做長長的朝夢。

醒來轉身一墜，

噴，依然身在牆外。

扇

設若少女妝台間沒有鏡子，
成天凝望着懸在壁上的宮扇，
扇上的樓閣如水中倒影，
染着胭脂殘淚如烟雲，
歎華年流過絹面，
迷途的仙源不可往尋，
如寒冷的月里有了生物，
望着這蘋果形的地球，
猜在它的山谷的濃淡陰影下，
居住着的是多麼幸福……

風沙日

正午。河里的船都張起白帆時

我放下我窗外的蘆葦簾子。

太陽是討厭思想的。

放下我的蘆葦簾子

我就像在荒島的岩洞里了。

但我到底是被逐入海的米蘭公，

還是他的孤女美鸞？

美鸞！我叫不應我自己的名字。

忽然狂風像狂浪捲來，

滿天的晴朗變成滿天的黃沙。

這難道是我自己的魔法？

二十年來未有的大風，

吹飛了水邊的老樹想化龍，

吹飛了一梁牆，一塊石頭，

到驢子頭上去沒有聲息。

我正想睡一個長長的午覺呢。

我正想醒來落在仙人島邊

讓人拍手笑秀才落水呢。

但讓我聽我自己的夢話吧！

……And Ladies call it Love—in—idleness。

不要滴那花汁在我的眼皮上，

我醒來第一眼看見的

可能是一匹狼，一頭熊，一只猴子……

……口渴可要一杯水一只橘子？

說着說着，一翻身，一伸手，

把牀前藤桌上的麥冬草

和盆和盤打下地了。

打碎了我的夢了。

我又想我是一個白首狂夫，

被髮提壺，奔向白浪呢。

捲起我的窗簾子來：

看到底是黃昏了

還是一半天黃沙埋了這座巴比倫？

卷
三

(一九二六年到一九三七年，山東 萊陽)

送葬

燃在靜寂中的白蠟燭

是從我胸間壓出的歎息。

這是送葬的時代。

我聽見壞脾氣的拜輪爵士

響着冰冷的聲音：『金錢。

冰冷的金錢。』但可以用它換得歡快。

我看見納伐爾用藍色絲帶，

牽着知道海中祕密的龍蝦走在大街上，

又用女人圍裙上的帶子

吊死在每晚一便士的旅館的門外。

最後的田園詩人正在旅館內

用刀子割他頸間的藍色靜脈管。

我再不歌唱愛情

像夏天的蟬歌唱太陽。

形容詞和隱喻和人工紙花

只能在爐火中發一次光。

無聲地嚙食着書葉的蠶子

無懶惰中作它們的繭。

這是冬天。

在長長的送葬的行列間

我埋葬我自己

像播種着神話里的巨蟒的牙齒，

等它們生長出一羣甲士

來互相攻殺。

一直最後剩下最強的。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八日。

于猶烈先生

于猶烈先生是古怪的。

一下午我遇見他獨自在農場上

脫了帽對一叢鬱金香折腰。

陽光正照着那黃色，白色，紅色的花朵。

『植物』他說『有着美麗的生活。

這矮小的花卉用香氣和顏色

招致蜂蝶以繁殖後代。

而那溪邊高大的柳樹傳延種族

却又以風，以鳥，以水。

植物的生殖是它的死亡的準備，

沒有節育，也沒有產科醫院。」

他慢慢地走到一盆含羞草前，

用手指尖觸它的羽狀葉子。

那些青色的眼睛挨次合閉，

全枝像慵困的頭兒低垂到睡眼裏。

于猶烈先生是古怪的。

十一月十日。

聲 音

魚沒有聲音。蟋蟀以翅長鳴。

人類的祖先直立行走後

還應慶幸能以呼喊和歌唱

吐出塞滿咽喉的悲歡。

如紅色的火焰能使他們溫暖，

當他們在寒冷的森林中夜宴，

手掌上染着獸血

或者緊握着石斧，石劍。

但是誰製造出精巧的弓矢，

射中了一只馴鹿

又轉身來射他兄弟的頭額？

於是有了十層洋樓高的巨砲

威脅着天空的和平，

刺軌的鐵翅間散下火種

能燒燬一切城市的骨骸：鋼鉄和水門汀。

不幸在人工製造的死亡的面前，

人類喪失了聲音

像魚

在黑色的網里。

當長長的陣亡者的名單繼續傳來。

後死者仍默默地在糧食恐慌中

找尋一片馬鈴薯，一個雞蛋。

而那幾個發狂的賭徒也是默默地

用他們肥大而白的手指

以人類的命運為孤注

壓在結果全輸的點子間。

而終於全醒，

是否還斜戴着帽子，

半閉着眼皮，

扮演一生的微醺？

震懾在寒風里的蒼蠅

撲翅於紙窗前，

夢着死屍，

夢着盛夏的西瓜皮，

夢着無夢的空虛。

我在我嘲笑的尾聲上

聽見了自己的羞恥：

『你也不過嗡嗡嗡嗡

像一只蒼蠅！』

如其我是蒼蠅，

我期待着鐵絲的手掌

擊到我頭上的聲音。

雲

「我愛那雲，那飄忽的雲……」

我自以為是波德萊爾散文詩中

那個憂鬱地偏起頸子

望着天空的遠方人。

我走到鄉下。

農民們因為誠實而失掉了土地。

他們的家縮小為一束農具。

白天他們到田野間去尋找零活，

夜間以乾燥的石橋爲牀榻。

我走到海邊的都市。

在冬天的柏油街上

一排一排的別墅站着

像站立在街頭的現代妓女，

等待着夏天的歡笑

和大腹賈的荒淫無恥。

從此我要噫噫喳喳發議論：

我情願有一個茅草的屋頂，

不愛雲，不愛月，
也不愛星星。